

# Research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Rural Mutual Aid Pe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Community Reengineering

Liu Jingy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ngshan District, Wuhan, Hubei, China  
liujingyu9@whut.edu.cn

## ABSTRACT

The China Rural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project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aged 60 years or older in rural China will reach 25.3% by 2025, or about 124 million people. The study will adopt a qualitativ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select 23 Chinese research papers for analysis. The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and explore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rural mutual care,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ilemmas of rural mutual care, and clarify new ideas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rural mutual c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community reengineering, so as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rural mutual care.

**Keywords:** Rural Aging; Rural Mutual Aging; Rural Community Reengine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 乡村共同体再造视角下的农村互助养老长效发展研究

刘靖雨

武汉理工大学社会学系, 洪山区, 武汉, 湖北, 中国  
liujingyu9@whut.edu.cn

## 摘要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 2020》预计到 2025 年我国乡村 60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 25.3%，约为 1.24 亿人。研究将立足于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采用质性的文献分析方法，选取 23 篇中国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旨在了解并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的相关社会背景，挖掘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现状及发展困境，并以乡村共同体再造的视角阐明农村互助养老长效发展的新思路，为农村“老有所养”国家战略拓展农村养老的思路、方式和渠道。

**关键词:** 农村老龄化; 农村互助养老; 乡村共同体再造; 乡村振兴; 乡村社会转型

## 1. 前言

随着社会变迁，中国乡村社会也在不断转型。《中国农村发展报告 2020》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65.5%，保守估计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在 8000 万人以上；农业就业人员比重将下降到 20% 左右；乡村 60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 25.3%，约为 1.24 亿人。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同时人口总量增速却在不断下滑。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农村人口老龄化仍在不断加深，劳动年龄的人口比例和规模双双下降，劳动力供给也将明显减少。在“双降”的情况下，农村养老问题更加

艰巨，农村地区“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等养老问题显得十分棘手。

农村养老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兴起了互助养老这样一种新型养老模式，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中：有学者以新型城镇化为视角探寻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及优化策略[10]（纪春艳，2018）；有学者从社会经济角度探寻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13]（高辰辰，2015）；以赵志强为代表的学者还从文化社会学和制度嵌入性等视角切入分析农村互助养老模式[17][19]（赵志强，王凤之，2013，赵志强，杨青，2013）。不难看出，学者们大多从社会

资本、社会文化或是发展政策来探讨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但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中国农村“熟人社会”的延续，作为转型时期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有效尝试，其基础研究不可或缺。乡村共同体的重构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研究将从乡村共同体重构的视角，系统深入地挖掘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 2. 研究视角与基本概念

### 2.1 乡村共同体视角与社会背景

从经济方面看，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两次巨大转变。从最开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分化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演化为今天的农业合作社。第一次演变提高了农村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农业生产在短期内就超越了历史水平，从而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物质基础和体制基础 [21] (王曙光, 2010); 而第二次演变不仅反映了农村生产的内在要求，是否也在暗示着农村的乡村发展需要向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面对当前乡村人员流失、结构失衡、资源匮乏等经济问题时，乡村共同体不失为一个有效视角。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人群不平衡。在这三个方面中，根据马克思“矛盾一问题一呼声(任务)一时代”的问题逻辑表明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内部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乡村发展不充分，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影响最大的是农民 [5] (w, 王木森, 2019)。因此国家也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与发展政策助力乡村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建设行动等。中国政府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那么，乡村何以振兴? 滕尼斯的“共同体”框架学说对中国的乡村振兴可行路径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乡村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

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政策的更迭给乡村的重要民生问题养老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经过归纳与总结，可以发现前人们通常将农村养老归为两种形式：“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前者是指家庭内晚辈对长辈的赡养，后者是指由社会通过养老金、退休金、五保户、敬老院等社会保险或福利的形式对老人进行赡养 [23] (辜胜阻, 1986)。但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最终定居城市、城乡差距的扩大、乡村资源匮乏等问题。传统家庭养老发生了“在家养老”与“子女养老”的分离 [6] (王翠霞, 2019)。这使得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李克强总理在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发展互助式养老 [14] (赵志强, 2015)。农村互助养老作为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充分调动了乡村各类资源，同时也能更好的推动乡村共同体的发展。

乡村共同体的重建不仅能够给乡村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更能推动互助养老的发展，让更多身处农村的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为农村互助养老带来更多的便利与价值。

### 2.2 研究意义

研究将从乡村共同体视角入手，丰富和补充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类型。以农村互助养老为研究基础，探寻其长效发展道路，探讨其与乡村共同体再造之间的联系，延展和补充了现有的农村互助养老长效机制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让老年人通过互助养老贡献社会、实现自我，并从“健康”、“保障”和“参与”三大维度重塑了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积极老龄化”概念。本研究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十九大报告精神，促进已有政策转型和改进具有重要的价值。目前，我国农村养老问题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阶段，研究为农村“老有所养”国家战略拓展了农村养老的思路、方式和渠道。

### 2.3 基本概念阐释

此次研究致力于研究乡村共同体再造视角下的农村互助养老的长效发展思路。按照滕尼斯的诠释，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具有天真性、同质性、共同性特征，生活在其中的人“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3] (吴业苗, 2020)。刘祖云、张成认为共同体一词意味着美好、温馨、和谐的社会状态 [8] (刘祖云, 张诚, 2018)。1、陆林认为乡村共同体是传统乡村社会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 [16] (周永康, 陆林, 2014)。在回顾前人研究时可以总结出乡村共同体即为一种由于共同诉求而形成的具有同质性的群体，这样一种同质性群体不仅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农村精神文化的丰富与传承。

我国古代有以义庄为载体的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后又有许多学者对建国初期农村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所构建的互助网络进行研究 [22] (王铭铭, 1997)。2008 年，邯郸市肥乡县前屯村创造性地建立了农村互助幸福院，主要特征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 [12] (王伟进, 2015)。以肥乡为互助养老典范，许多省开始进行互助养老的新尝试。

## 3. 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现状及困境

### 3.1 发展现状

#### 3.1.1 延续地缘关系，乡村自发建设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结构依赖于地缘与血缘，地理区域的远近影响着人们关系的亲疏与

空间的社会化。如今，“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延续仍是中国乡村社会作为熟人社会的重要基础。中国人自古以来受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等互助思想的影响。同时又有古代家族养老义庄等家族养老、互助养老案例的实践，使得当代中国乡村开始自主探索、自主建设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

2008年，邯郸市肥乡县前屯村创造性地建立了农村互助幸福院，主要特征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主要解决了经济有保障、身体健康的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由此全国各地渐渐拉开了农村互助养老的序幕，帮助农村老人实现不离乡土也能幸福养老的愿望。

### 3.1.2 自我管理服务，社会政策扶持

由于“肥乡模式”在互助养老案例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现在全国开花的农村互助养老多参考“肥乡模式”。其主要特点为“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12]（王伟进，2015）。在肥乡幸福院中互助养老模式使老年人完成了由“被赡养者”到“自助养老者”的转换，践行了“积极老龄化”这一核心观念[11]（周娟，张玲玲，2016）。在互助养老中由志愿者或是相对年龄较小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组成主要互助团队提供相应服务。推广“时间银行”理念，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加之社会组织在物质和精神上提供的帮助使得农村互助养老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 3.1.3 减轻政府负担，缓解养老问题

2018年5月15日，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由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老龄蓝皮书：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蓝皮书指出我国老年人口寿命质量并不乐观，身体状况良好的老人仅占三成。除了健康问题，农村老年人还面临着收入低、子女“啃老”等问题。显然这些问题政府无法同时负担，不可能面面俱到。互助养老的出现降低了农村老年人养老成本，同时走出家庭的社会化养老也缓和了子女因经济等问题产生的纠纷。这不仅缓解了养老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更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弥补了政府可能在养老中提供资源与服务不足的情况，是农村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撑与补充[15]（高和荣，张爱敏，2014）。

## 3.2 发展困境

经过研究与总结，虽然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养老方式在转型时期具有缓解养老问题、充分利用资源、减轻政府负担等许多优势，但因为其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受到政策、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制约，所以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定的发展困境。

### 3.2.1 传统孝道观念根深蒂固，社会认可度不高

“百善孝为先”，传统孝道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所弱化，但其社会压力依然发挥着道德规制作用[17]（赵志强，王凤之，2013）。尤其是身处像乡村这样地域范围有相对狭小封闭、信息传播速度快的特定空间中，“好面子”的传统村民大多不乐意接受互助养老这样的方式。如果老人去养老院养老，孩子可能背负“不孝”的名声。在这种矛盾的状况下，为了减少孩子的心理压力，老人们宁可自己过得苦一点也不会“过分”追求自己的幸福[1]（周广涛，2021）。同时，城乡流动、工作压力、子女上学、住房问题等因素使得年轻一代忙于生活与事业没能有足够的精力来照顾老人，乡村互助养老正因传统观念而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 3.2.2 资金来源不充足不稳定，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农村互助养老资金来源主要由村集体投入、政府进行补贴、社会力量补助等部分组成[10]（纪春艳，2018）。但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加，需要养老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没有稳定且充足的资金将会成为农村互助养老未来发展的一大困境。农村互助养老模式除了要解决农村互助场所需要资金支持以外，对于场地的维护、养老设施的修建、日常用水用电等的公共支出和老年人的饮食生活保障都需要资金[2]（南振奇，2020）。不论是需求量还是覆盖面，都对互助养老的资金来源提出了更高要求。且目前国家层面的支持政策尚未出台，省市财政仅起到辅助作用，各地做法不一，亟需形成稳定的财政供给渠道[12]（王伟进，2015）。

### 3.2.3 政府政策监督缺失，责任主体不明确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产物缺乏政策支持 and 法律保护。目前关于我国农村养老方面相关的法律文件相对较少，直接涉及到老年人养老问题的只有《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但也没有具体细致的对老年人的各项养老问题做出详细规定，没有专门的法律文件保障农村养老问题[2]（南振奇，2020）。新制度主义认为，地方政府是具有自身利益的行为主体，其行为具有自主性，受制于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追逐[14]（赵志强，2013）。目前不论是法律制度的制定还是地方政府的行动，都还有远远不够。老年人的权益保障，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

除此以外，在互助养老责任主体的界定上也存在模糊化现象。村集体、政府互相推诿、敷衍行事，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和监督主体，农村互助养老的责任化、规范化亟需提高。

### 3.2.4 专业人才专业队伍匮乏, 服务种类单一化

目前,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刚起步,养老服务项目、内容及形式不够全面[10](纪春艳,2018)。仅仅依靠志愿者或是老人之间相互照顾是远远不够的。类似于社会工作者等专业群体的介入,通过其专业的服务方法,将有效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专业人才与专业队伍能够更好的评估老人们的需求,目前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主要有日常照料服务、娱乐文化服务、医疗服务、经济互助服务等方面,而

农村老人的需求除了基本的经济需要、日常照顾、医疗服务外,更需要提供精神慰藉和心理安慰类型的个性化服务[2](南振奇,2020)。这些服务仅仅依靠政府或是村民自身是难以完成的。所以在农村互助养老的过程中外界专业人士的介入必不可少,通过他们的力量来减少农村互助养老供需错位的情况,提升整个服务系统的完整度,丰富互助养老的活动,提高各个主体的参与度。

## 4. 乡村共同体重构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长效发展思路探讨

面对当前农村互助养老产生的诸多问题,学者们多从资本或是文化的视角提出解决思路。有学者认为以熟人社会邻里相助为依托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是由于农村文化和社会结构冲突下农村社区互助文化基因发挥作用的结果[17](赵志强,王凤芝,2013)。更多的学者从我国农村经济合作未来发展趋势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进行分析,从而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的优化模式[9](张会霞,2018,纪春燕,2018,高辰辰,2015)。但以上视角均存在不足之处,都是从社会整体发展的某一个或几个角度进行分析,未能系统的把握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途径。

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是多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共同体作为农村养老的社会基础,此次研究着重关注互助养老的场域,从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结构共同体三个主要方面系统的探讨在乡村共同体重构视角下如何解决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困境,推动其长效、健康发展。

### 4.1 完善利益共同体, 丰富资源补给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村经历了由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存在着利益共同体的历史基础,但目前农村三权分置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补充,让农村土地经营权不断流转,农耕文明似乎被人们遗忘,集体劳作退出历史舞台。张红将村落变迁的动力归结为国家政策、市场和农业技术三个方面[20](张红,2011)。这种以“业缘”的解构为特征的“共同体的终结”无疑冲击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农村养老中。青年劳动力不愿从事基础农业转向城镇迁移,市场萎缩导致

经济效益下滑,资源向城市汇聚,农村怎样将资金、资源、人才投入到互助养老中?因此乡村共同体重构是必要的。

20世纪末以来,在市场化浪潮的推动下,乡村日益原子化和个体化,农民的经济理性逐渐超越社会理性,理性算计成为农民社会交往和形成社会团结的关键,特别是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家投入大量资源以支持乡村发展,乡村日益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8](刘祖云,张诚,2018)。这为农村的发展带来了红利,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完善也能让农村互助养老也获得丰富的资源供给。

乡村通过集体产业的发展带动乡村经济,获得稳定收入。再让乡村集体资金和老年人家庭资金通过金融互助的形式有效运转流通起来。可以在成熟的农业合作社中试点建立互助养老合作社,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形式,成立互助型照顾保险基金[7](刘妮娜,2019)。村中的经济活力,外界资本也会源源不断的输入,再辅之以政府补贴。利益共同体下的互助养老将拥有长足发展的空间。

### 4.2 重塑情感共同体, 提高认同程度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一向重视情感的传递与情感共同体的构建。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对利益、自由的追求,农村传统的集体观念逐渐淡化,情感认同度逐渐降低。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庄社会多元化、异质性增加,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村集体价值与规范减弱,不足以依靠内部力量约束村民,出现了“半熟人社会”,相应的互助养老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村民之间的信任度也相对缺乏[4](钟仁耀,王建云,张继元,2020)。但实现村民的文化认同,塑造乡村情感共同体是提高农村互助养老的社会认可度的必由之路。

第一,加强政府精神引导,注重村民行为交往。乡村情感共同体的重塑需要注重正确的思想引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擎红色旗帜。加强村民的行为交往,建立村庄共同体的行动基础。同时,情感的满足和文化的认同是建立在频繁的行为交往活动基础之上的[18](鲁明川,2013)。设置固定的交流活动室、定期举办各类活动或是通过村民之间子女升学、看病就医、婚嫁等基本问题的讨论增加交流频次。第二,强化村庄集体意识,传递村庄共同情感。一个村庄在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必然会留下村民们共同的情感记忆,通过共同回顾和大力宣传不断强化村民们的集体认同。这些举措不仅能够提高村民的集体认同度,更能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传承文化精华,更有利于互助养老的开展。

### 4.3 构建结构共同体, 加强保障监督

农村互助养老是一种涉及经济资源、政治政策、

文化体验、社会服务多方面的养老模式，需要多种政策的支持和多个部门的配合与协调。

第一，完善村级部门，搭建结构主体。乡村共同体是农村互助养老的主要场域，村级有关部门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设置专门的对接与后勤等部门做好相关服务。第二，政府出台政策，帮助解决难题。农村互助养老的开展如果没有政府政策的扶持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政府应进行实地调研与评估，做到出台的政策与村民的需求完美匹配。第三，加强多元监督，落实责任主体。农村互助养老所服务的主体为农村老年人，这样一种特殊的群体相对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相关事故责任应该如何承担？除了政府和村集体，还需要第三方的介入，社会力量的加入可以使乡村结构共同体更加完善。第三方力量的输入还可以实现对村庄公共权力必要的监督和反馈，如果缺乏这方面的监督与反馈，村民的权益可能得不到很好的实现甚至遭到侵害[18]（鲁明川，2013）。

综上，以完善利益共同体、重塑情感共同体、构建结构共同体的方式来重构乡村共同体，为农村互助养老的长效发展探寻了新的路径。

## 5. 结语

通过分析农村互助养老的相关社会背景，探寻其发展现状和发展困境，并以乡村共同体重振视角发掘其可能长效发展的新思路。从中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民间互助养老传统在解决中国乡村养老问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便在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日臻完善的当代中国农村，这种民间非正式制度安排还是能够有力地克服制度化养老保障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15]（高和荣，2014）。乡村共同体作为其发展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农村互助养老需要乡村共同体的重构。养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老龄化作为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关乎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特别是农村养老问题长期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社会保障体制发展滞后，使得老年人在健康状况不佳或是缺乏经济保障的窘境下没能得到更好的照顾。乡村共同体的重构能够给农村带来综合性的改变，尤其是给互助养老这样的新尝试提供了更多可能。总体而言，充分利用乡村共同体重构带来的发展红利，结合基本国情，探寻适合中国乡村发展的互助养老模式。

## REFERENCES

- [1] Zhou Guangtao Analysis on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rural mutual aid pension under the chang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J] Shanxi nongjing, 2021 (01): 83-84
- [2] Nan Zhenqi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mutual aid pension [J] Productivity research (2020): 38-35
- [3] Wu yemiao Rural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ate power [J]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20 (08): 105-113
- [4] Zhong Renyao, Wang Jianyun, Zhang Jiyuan Institutionalized evolution and improvement of rural mutual pens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01): 22-31
- [5] Wang Dong, Wang Musen Shared approach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19 (03): 1-9
- [6] Wang Cuixia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ension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amily structure change [J] China's collective economy, 2019 (12): 161-162
- [7] Liu Nina On the type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mutual aid social pension in rural China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9,43 (02): 100-112
- [8] Liu Zuyun, Zhang Cheng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the realistic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 Social Sciences, Gansu (2018): 42-04
- [9] Zhang Huixi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rural community mutual aid pension model [J]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8 (05): 76-78
- [10] Ji Chunyan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rural mutual aid pens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urbanization [J] Rural economy, 2018 (01): 90-96
- [11] Zhou Juan, Zhang Lingling Is happy home a good choice for China's rural elderly care model——Analysis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in R district of Yulin City, Shaanxi Province [J] China Rural observation, 2016 (05): 51-64 + 95-96
- [12] Wang Weijin Model type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mutual pension [J] Administrative reform, 2015 (10): 63-68
- [13] Gao Chenchen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and effect analysis of mutual aid pension model -- a case study of Feixiang, Hebei Province [J] Hebei journal, 2015,35 (03): 223-226
- [14] Zhao Zhiqiang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strategy of rural mutual aid pension model [J]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40 (01): 72-75
- [15] Gao horong, Zhang Aimin Chinese traditional folk mutual aid pension forms and their time value --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outhern Fujian [J]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14 (04): 42-46

- [16] Zhou Yongkang, Lu Lin Sociological Thinking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4,40 (02): 61-67 + 181
- [17] Zhao Zhiqiang, Wang Fengzhi Rural mutual aid pens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ociology [J]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3 (10): 24-26
- [18] Lu Mingchuan Thoughts on the path of rural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 community [J] Tianfu Xinlun, 2013 (02): 101-106
- [19] Zhao Zhiqiang, Yang Qing Rural mutual aid pens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J] Rural economy, 2013 (01): 89-93
- [20] Zhang Hong Study on village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 a case study of Sanyuanzhu village, Shouguang, Shandong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17 (06): 11-16
- [21] Wang Shuguang On new farmer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0,47 (03): 112-117
- [22] Wang Mingming Small place and big society -- community observ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J] Sociological research, 1997 (01): 88-98
- [23] Gu Shengzu On the way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rural areas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86 (03): 1-3